

# 義山詩的傷時與自傷 (註一)

孫克寬

一般人談李義山的詩，都就他的造意、鑄詞、用典一些風格技巧方面稱揚。談到他的身世，也只屬意於牛李門戶這一點，明以前都用兩唐書的說法，責他「詭薄」、「背恩」(註二)，固無倫已；即明清以來，闡揚義山詩用力最勤的馮浩，還不能釋然於人品方面。(註三)其實就詩論詩，義山也不僅局限於綺艷、風情之作，他實有其遠大深沈之處；即以他的懷抱而論，也不盡是聊怨排斥、希榮干進，而是有其時代的憂思存在。也由此，他才獲得了杜詩的真髓。蔡寬夫詩話引王安石之說：

「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，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，惟義山一人而已。每誦其『雪嶺未歸天外使……』之類，雖老杜無以過也。……」

這還是就詩的技巧方面說，不知義山學杜，正因其傷時念亂的心情和杜相似，遭際顛危，崎嶇道路又相似；所以全集中竟有許多寫實，紀事，得力於杜而不為後人所稱道的詩篇。如：行次西郊作一百韻(馮浩玉谿生詩箋注卷一，編入文宗開成二年，本文用詩皆依馮注本。)以及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(同卷)這些長詩。後世評家，指摘他寫的朴拙，不知正是杜陵以來的家法。

晚唐是個紛亂、頹廢的時代，李唐大帝國如

西山落照，日就傾危，詩人們都觸懷先烈，哀痛民生，在詩篇中透出哀時傷亂之音。當天寶亂後，杜公過昭陵就有「寂寥開國日，流恨滿山隅」的太息，那已是靈武中興之局，詩中情緒還是這樣地低沈，何況開成以後的詩人呢？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」，玩味義山這兩句名詩，不正

是晚唐時局與他的心境的寫照嗎？「樂遊原上望昭陵」(小杜句)是那時詩人們共同苦悶的象徵。所以小杜(牧)義山，飛卿(溫岐)，致堯(韓)詩中都有這樣的情調。他們正面的感嘆，是以太宗昭陵為復興希望的象徵，反面的諷刺，便以明皇驪山為題詠的寄託。如小杜過華清宮絕句三首：(樊川集卷二)

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，  
霓裳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始下來！」  
是河等的沈痛！如飛卿馬嵬佛寺。(飛卿集卷九)  
「才信傾城是真語，直教塗地始甘心，」  
也是如此地沈痛。飛卿也有華清宮絕句，較牧之更為委婉。義山於此事，凡有數首，馬嵬詩：

「此日六軍齊駐蹕，當時七夕笑牽牛。」  
華清宮詩：(卷五)

「未免被他褒女笑，只教天子暫蒙塵！」

又一首說：

當日不來高處舞，可能天下有胡塵！  
更和飛卿「舞破中原」的同意。於此可見所謂「晚唐綺靡」之詩，其「真骨」却在於此，那能概以「風懷」，「狹邪」來一筆抹煞他們的成就呢？於此我們回過來看西郊百韻詩。

西郊詩是正面感嘆當時內政不綱，民生塗炭的大篇，和小杜的感懷詩題材風格有「異曲同工」之妙。小杜詩槎枒近於韓孟，義山詩的古拙鋪陳，近於杜公，拿來與香山(白)秦中吟，新樂府諸詩參讀，更可以知道義山的諷諭詩，寫的切近時事。此詩馮注本繫之開成二年，張(爾田)譜同，但兩人於開成二三年(八三七——八)的詩事，都著重於義山就婚王茂元涇原帥幕本末，對此詩並沒有詳加箋釋。案開成二年，義山年二十六歲，雖登第而未受官，依馮註目涇原(註四)幕府歸來，這時年少氣盛，很有「登車攬轡」一種用世的宏圖，所以抒陳時政如此地質直。後來歷遭患難，苟全性命，便只能以艷情的詞句，寄托憂思，不敢明白敘述了。此詩五言一百韻，是千言長篇，當然趕不上杜老北征詩的氣象恢宏。可是敘次明白平實，評家多說他「規撫(摹)老杜」，又說他「亦是長慶體」(五家評朱注、義山集評註)但絕少探討詩的本原，甚且予以譏彈

(註五)，只馮浩說：

「自古有叛臣，必由於權奸，而收令失人，元氣日削，民生日削，尤為致亂之源。前半所敘，可為龜鑑……」

可以說了解作者的命意所在了。唐自肅代以來，外則藩鎮抗命連兵，內則閹宦為患，操廢立的大權，憲宗以後的皇帝，多是由宦官策立，才有「定策國老，天子自門生」的說法，這是政治混亂的根本。當時有志節的文人，莫不痛心疾首，最著名的是劉蕡在太和年間的對策(註六)極言中官禍國之罪。義山此詩假居民之言，先溯唐亂始於天寶，而追惟貞觀之美說：

「況自貞觀後，命官多儒臣！」

接著敘開天之禍，謂宰相姦邪，牧令非人說：

「降及開元中，姦邪撓經綸……中原遂喪亂，除授非至尊……」

唐代中葉以後，地方政治，黑暗紛亂得一塌糊塗。杜公夔州書懷詩所謂「處處喧飛檄，家家急競錐」者，正中此病。此詩也說：

「因失生惠義，遂見徵求頻。」

與杜詩同意。又說：

「萬國困杼柚，內庫無金錢……行人樛(即樵字——馮注)行資，居者稅屋椽……」

這和杜荀鶴唐風渠裡所詠唐末兵亂民困情形，不是「若合符節」嗎？詩人於此又極論朝中大臣的罪狀，說他們：

「樂禍忘怨敵，樹黨多狂狷，生為人所憚，死非人所憐……」

玩「樹黨」一句，可見在義山心目中，牛李兩黨

，背公死黨，貽害國家，都是一丘之貉，何曾有「恩牛怨李」的成見。最後他剖肝瀝膽地說：

「我願為此事，君前剖心肝，叩額出鮮血，滂沱污紫宸！」

這較之杜公北征詩「雖乏諫諍姿，恐君有遺失」，表現得更為露骨了。但是宦官積惡之勢已成，於是他只好說：

「九重黯已隔，涕泗空沾脣，使典(即吏差之類)作尚書，斷養為將軍，慎勿道此言，此言未忍聞！」

其中「使典」兩字，正指宦官與武臣的跋扈干權。明人胡震亨嫌他通篇多論天寶之事，其實義山正是藉近世事以指斥時政。他另有井泥一首，是在武宗會昌年間做的，也是藉古事以諷時政的詩，詞旨更晦，讀者幾不知所謂，但我讀裡面：

「當塗佩國璽，本乃黃門携。」

一聯，才知道還是指著宦官說的。其實在文宗甘露之變以後，宦官的氣焰薰天，簡直可以問鼎篡位(註七)，所以義山纔提出警告說，堂堂的曹魏一朝，不是黃門(宦官)所提携的嗎？此詩關係朝廷大局。另一首「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」排律，則是感痛學術的荒蕪。但義山的痛恨宦官，哀憐賢士受禍的詩，還推「有感」，與「重有感一律」，以及哭弔劉蕡的幾首詩，有感是五言體詩，有哀感也有議論，如：

「如何本初輩，自取屈菴誅。」

那是追咎李訓鄭注謀誅中官，是用非其人，又：

「臨危對盧植，始悔用龐萌。」

也是此意，也可見出義山對時勢確曾留心，和杜

甫論事之詩(如建都詩)，皆有絕大經濟。試看此詩末段：

「古有滄君側，今非乏老成，素心雖未易，此舉太無名！」

簡直為文宗借箸：論事一樣地懇至，噫這些詩，還能說義山是一位「詭薄無行」的詩人嗎？再看他悼念劉蕡的詩最沈痛的詩句：「上帝深宮閉九閭，巫咸不下問銜冤，(哭劉蕡)已為秦逐客，復作楚冤魂！(哭劉司戶二首)江濶惟回首，天高但撫膺」(同)這些沈痛入骨的詩，實在是當時天下之公言。以一位為國直言的人，却被排擠到遠方異域做柳州司戶，死於道路，還有什麼說的？宦官的勢焰如此，只有歸怨天道之無情了！每一時代，政治上都會有這類冤獄，所以義山這些詩，才令人百讀不厭，一讀一迴腸呢。於此我願引朱鶴齡的義山集敘說：

「吾觀其活獄弘農(註八)，則忤廉察，題詩九日，則忤政府；于劉蕡之斥，則抱痛巫咸，于乙卯之變，則銜冤晉石……此其指事懷忠，直可與曲江老人(杜甫)相視而笑；不得以「詭薄無行」噴摘之者也。」

義山詩之箋注，無大成於馮浩，但朱鶴齡之注，實為後來諸家之「藍本」(提要語)。我覺得馮張之注，考證史事，使讀者對義山晦塞之典實，能够豁然明白其用意。可是發明義山詩外之義，讓後人知道他是少陵史詩的嗣響，更把史官誣賊他的貶詞，痛加洗刷，朱注本仍然有研讀的必要。在此處附帶地闡明。

義山的傷時之詩，與他所處的時代危亂，既認識了，便可以進一步談他的自傷之詩。我曾就義山詩句中所用的字寫過「李義山詩中的夢與淚眼傷春」（註九）略析他的創作心理，曾指出他的性格是內向的，執著的，與南朝謝靈運相似，同具有屈原「鬱紆」的性格。再讀義山許多自傷的詩，那就更要對他灑一掬同情之淚了。

歐陽修敘梅聖俞詩集說「詩人少達而多窮」，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大詩人的生活寫照。可是我還覺得生活的窮困，只能使人一時挫折短氣，惟有精神上的封閉，壓抑，才是一生痛苦煩悶的根源。固然它可以促進創作的衝動，昇華作者的意境，但身受者的苦難，却遠非他人所能想像的了。朱注義山集附錄陸魯望集（唐陸龜蒙望望）一則：

「長吉天，東野窮，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！」

馮氏玉溪生平譜義山卒按語說：

「余既考定生平，義山竟未五十而卒，魯望曰（語見上）……位卑年促，皆在一語中，文人薄命，千古傷之矣。」

可見義山身世的踴躍艱屯，前人已對他寄予無限的同情。在他以前的詩人，莫窮於杜甫，可是杜老只是命運不佳，遭遇不到真正地而有權位的知己，自然地沈淪窮困而已。並沒有有人出死力來排擠他，也沒有傷損人格的謾謗來打擊他；並且杜老雖窮死，身後為元稹一篇墓係而位置抬高，又有大文豪韓愈極力推崇他與當代謫仙人——李

白並峙千古，地下有知，大可以揚眉吐氣了。又

如李長吉之不幸，是身有痼疾，嘔血而亡，但身係王孫，童年時代就名噪公卿；至於孟東野也只是生活上的艱困，並未受什麼骯髒悶氣，像義山那樣一生伺候貴人顏色，忍辱受氣的情形。試想以義山那樣蓋代的才華與極不平凡的抱負，却糟蹋在簿書奔走，道路飢寒之間。天之待他，何等不平！所以才刻骨鑽心地寫出那首錦瑟詩來自寫生平，（註十），表現一生不幸的悲劇過程，為人間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。但一些偏頗無識的史官，迂腐粗淺的道學詩論家（如方虛谷）却依然倍加指摘，經過了六七百年，才遇著清代這幾位真正的讀書人，為他箋注，才表幽闡微，還他的真面目，可算是「窮詩人」中的最不幸者了。

在義山詩中，總是洋溢著一股自傷自憐的意味，令人讀後惘然若失！五言如：

「寡和真徒爾，殷憂動即來。（江城散席循柳路吟歸官舍）」

天涯常病意，容易即迴腸。（屬疾）」

迴頭問殘照，殘照更空虛！（花二首之二）」

薄宦梗猶泛，故園蕪未平。（蟬）」

七言如：

「秋霖腹疾俱難遣，萬里西風夜正長（王十

二兄……見招小飲）」

迎憂急鼓疏鐘斷，分隔休鐙滅燭時（曲池）」

如何肯到消秋日，已帶斜陽又帶烟！（柳）」

這些都不是專有所指，不過是咏物遣懷，却自然流露出一種落落寡合，百無聊賴的神情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從來有才氣，有學問而又自矜品格，有所不為的人，在人群中總是顯得孤獨。陶淵明的貧士詩：「萬族各有托，孤雲獨無依！」以淵明為人的和平恬淡，還常有孤寂之感，何況義山本來要以功名自見的人呢？義山少遭孤露，十五、六歲時，就出來游食四方，以詩文干謁顯貴。幸而遇到了一生知己的令狐楚，既調濟他衣食無慮，還傳授他四六章奏之法，幫助他讀書治學（註十一）。可是只有幾年的安適歲月，在他二十六七歲後才登第，便因為就婚王茂元而投入門戶，恩怨的漩渦。王茂元是粗官不學，內兄弟們都是庸劣之才，相處還不能如與令狐綯同學時的情分（註十二），以他那首安定城樓詩「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鸞雛竟未休」語意來觀察，初入幕府，已議婚姻，便受到門客們，也許親戚間的歧視，才有那種怨恨之詞。後來被令狐排擠，四海孤窮，又賦悼亡，並一個同心愛侶，都不能長久厮守，那更是腸枯淚竭了。以這樣地境遇，在吟詩時，那能有風光美滿的得意之句？所以說「容易即迴腸」、「殷憂動即來」。而且夜長不寐，耿耿離憂，感到「萬里西風意正長」！義山出身貧困，大概體質單薄，讀書寫詩又那樣嘔心刻骨，於是常生疾病，常常感到生命的飄浮，所以纔有「春蠶到死，蠟炬成灰」那樣的哀痛之句。而說「秋霖腹疾俱難遣」哩。義山對自己遭遇常常嘲弄，如有感詩（卷一）

「中路因循我所長，古來才命兩相妨，勸君莫強安蛇足，一醜芳醪不得嘗！」

馮氏此詩按語說「抵摧吞吐，字與淚俱」。我讀「古來才命兩相妨」句，也恨不得為之一哭！文人在中國社會上，本是附麗之物，全仗著當路有力者的提携維護。古人常說：「愛惜人才」，宰相的最大任務是「進賢」，詩關雎，漢儒解為「哀窮窶而思賢才」。以孔子之聖，當他丟掉魯司寇出之時，還說「彼婦之口，使我出走」（見史記孔子世家）有才氣有抱負的人，總不免希望有一番表現的機會。當國的大人先生們，善用之，便可收諸樊籠，為國家做一番事業；不善用之，讓他老死道路，或者挺而走險，國事也就隨之敗壞了。我們讀史不知道有多少像這樣的事例？義山詩「欲回天地入扁舟」，是多麼跌宕，又多麼傷感，不怪他終身感念令狐楚的知遇之恩說：

「微意何曾有一毫，空携筆硯奉龍韜，自蒙半夜傳衣後，不羨王祥得佩刀。」（謝書）

此詩朱箋認為係謝有人招入幕府者，馮注：

「楚能章奏，以其道授商隱，故借五祖傳應事。」

說是為令狐楚作，這是對的。但編在少年時作，我不敢苟同，我以為此詩仍是楚歿後追憶往事之作，故起筆才如此動盪，和集中論詩絕句「當時自謂宗師妙，今日惟知屬對能」，同一用意。

以上是談義山的自傷之詩，我願再引他的幽居冬暮詩兩句，為義山日常生活之寫照：

「羽翼摧殘日，郊原寂寞時！」

（註一）李商隱，字義山，別號玉溪生，唐懷州河內人，客寄滎陽，集名李義山詩集，又樊南甲乙文集。

（註二）舊唐書文苑義山本傳「恃才詭激」，新唐書文藝傳「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。」

（註三）清馮浩玉溪生平譜後案云「而統觀全集，其無行誠不能解免……」

（註四）馮注引舊唐書「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」。王茂元時為涇原節度使。

（註五）如馮注錄明胡震亨評語「天寶事何可復道？未及近事，乃生色耳。」朱本五家評「此等詩只是屋下架屋，雖規樞老杜，然前太冗

，後太亂」。

（註六）通鑑卷二四三唐紀文宗開成二年春……「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……人莫敢言。昌平劉質對策極言其禍……」馮注贈劉司戶質題下注「引兩唐書本傳」……宦人深嫉質，誣以非貶柳州司戶參軍卒。」

（註七）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，鄭注李訓謀誅宦官仇士良不成，宦官因誅殺宰相王涯以下數百人，寧見通鑑二四五卷，通鑑記事本末輯有專章。當時宦官幾欲廢帝，賴藩鎮上表請王涯罪狀而免。

（註八）馮氏年譜開成四年「商隱釋褐為秘書省校書郎，調補弘農尉，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……」

（註九）載中央日報副刊及大華晚報「讀書人」。

（註十）依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此首注引張爾田語。

（註十一）依馮氏年譜所考定。

（註十二）徐復觀先生「環繞李義山錦瑟詩的諸問題」，曾謂義山不禮於其岳家。

# 芳華紙行

專造紙印書紙  
模造紙印書紙  
中西紙張批發零售  
價格公道隨叫隨送

行址：臺北市中華路一一〇號  
電話：三三六九六〇・三三七〇二二號